

鹿
裘
石
室
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贈教授張西垣先生擢南國子博士序

令甲鄉校官繇甲乙科者率遷爲六館師亦非
異數也然以今張先生遷南國子博士則余咨
咨慨慕于君臣之際有盛世之風焉蓋張先生
離母腹而孤母夫人稱未亾人者幾三十年先

生始舉進士令南安踰歲甲辰

皇上下計吏南安令以最聞迺伏闕上疏曰臣
國維亾狀荷 上寬恩還治縣顧臣有母少寡
荼苦畢志以有臣今日年且及耆慮衰損雅不
欲勤于遠而道臣治數千里驚湍沓嶂不任戒
心臣獨子與母命相倚實不任烏鳥之私儻蒙
徙鄉校一官俾獲就養則臣至願幸 詔下銓
部議報可于是張先生遂教授余寧國郡而奉
母夫人來也是時京師一時翕然名張先生孝

矣余郡故瘠土之毛不足供甘腴張先生吳人也茶薜橘柚之屬時時載自吳具羞于母夫人當夫人耆志益暢益良食健步履余郡之縉紳士率躋堂致饒焉交相頌之曰貞壽而先生嘗卻門弟子脩脯不內曰吾有奉備母養而盍以養而親乎于是郡翕然稱張先生孝非獨有之且錫爾類矣然而先生猶喜不勝懼也走境內羣望爲母夫人祈千百之年卽境外若白岳九華帝時佛宮必乘閒以徃乞靈而益母之算

又于于焉不肯爲孝名居二年張先生之薦劾
日騰于朝有博士之遷然薦者稱脩明經術
振作士類而已而主爵者跡前疏知先生之所
爲大節在孝求便養也故博士不以北而以南
先生之僚及其門弟子合而詣鼎小子屬有言
贈先生計先生自鄉校逮博士雖崇庠內外姝
要皆職教也古者鄉之教則三物成均之教則
三樂抑孰不原本於孝陽道州爲國子司業語
諸生學所以學忠與孝也簡孝秀德行升堂上

三年不歸侍則斥之而諸生之謁還養者二十
輩固教誠有本爾博士綰六館佐司成以孝若
張先生者達教本矣抑何職之不舉焉夫務舉
其職而不遑顧其私者臣義也務使人必舉其
職而兼卹其私者 主仁也下不以靡監廢將
母之懷上不以率土忘賢勞之歎其庶君臣之
際兩遂乎而余于張先生遷也咨咨慨慕有盛
世之風云余友海虞陳先生者張先生鄉人也
又同舉于鄉今方爲六館師經明行脩富著述

鹿巖石室集卷九
與張先生相若也本朝名公卿大夫多發跡國
子余見兩先生自此升矣諸君子執是以券會
天子以孝治天下覃恩殊渥張先生南卽得拜
封母夫人此異數也并藉爲賀

婁雲王先生拜國子助教序

今天下師帥之官內則尊而成均兩司成以逮
六館外則督學使者以廣厲于上郡邑博士以
職詳于下凡使士經明行脩文質具而風俗美
也然而論士自鄉始則邑猶要焉夫治緣教成

教緣地設綜之固未有不自身出者王先生吳之婁人也繇乙科署我宣城教諭事吳自言偃以來故文學之國王先生所爲文本之世業參之匠心卽奇氣旁溢精采注射而必務程于先民諸弟子咸志述而手模之以卒歸諸馴雅顧先生以宣本吳西略卽文學不甚相懸遠其大致則在士敦本而維風是時爲邑政者頗嚴重士有求不無見抑抑之久將不無激且見亢王先生職教而佛政沈毅有守吉月衆頰之外無

私覲無副封諸弟子始進之贄歲節之間遺一切簡謝至其情有所當申誼有所必遂往往爲正色誦言于長吏長吏亦輒僂服敬憚之與士漸脩相見禮而稍時其餼稟平其賦誦士因以退相戒無輕跡有司之庭傷王先生之義一時謂王先生調劑其間若甚難吾見特敕躬潔已而已居四載爲丙午夏先生用累薦拜國子助教之命且北矣夫國學之與鄉校崇庠廣狹異執也其人多燕趙齊魯晉衛關雒之士忼慨

負氣節直中重內無南人佻巧纖麗之習而至
舉京兆升於司徒則南人率遠勝之彼其文固
不勝南也王先生出其燁然之藻淵然之蓄以
孚翼而賁飾之當必有應焉南北異尚故因俗
適宜若其沈毅之度端廉之操王先生始終恒
有之鱗蟲之長五色遞變而神龍無欲則難致
親下之植四運遞化而松栢貞勁則後凋其性
一也性一則天定不受變于地不就化于時以
是而槩王先生何獨良師帥誠慥慥有道君子

哉先生行有日貧至無以治橐裝諸弟子意欲
贖先生而口不忍言也詣鼎小子請以一言代
余方謝未能先生之寮括蒼葉先生來曰王先
生北宋先生踵而遷海豐東矣語有之莫三人
而迷曾子焉俛俛奚所之殆不後諸弟子之依
依也余忝世講於王先生葉先生嘗師顧學使
于吳久知瑯邪家世爲詳始與公起典午千有
餘歲入我明而名卿大夫之勳有踰王先生
之先世者乎古者周尹氏漢韋氏之屬皆世官

非世其官也蓋以德世也吾于是而竊闕大司
樂掌成均教胄子之深意焉或又惜王先生遷
大驟不獲載上公車廼堇以六館進也殊不然
國初耆碩由此其選余所睹隆萬之際則有南
太宰海公從乙科起家署教事此亦直躬潔已
近代名端廉人也

君擢王侯膺薦序

余少脩郡乘知郡之屯政敵極也恒慨焉嘉靖
中張御史者銳理屯廼以升改今清之三則而

槩名案撥其於初任力領輸之意被矣蓋屯之
敵一敵于豪民之兼并而田頽虧再敵于大猾
之侵牟而軍實耗又三十餘年今衛尉王侯君
擢以督屯特著聲頃于郭君惟中所得讀侯所
條上郡臺八議抑何其洞利弊之原于名實損
益之際明辯以晰耶始也在斂之得其人則侯
有定僉收清詭寄諸議繼也在散之有其式則
侯有禁揭買慎給票諸議悉報可行之二年而
積逋完新課集士有宿飽庾有贏儲且出其羨

幾及四十金歸郡帑要以俟絜已奉公故能令
行姦止規指經度有機要以故事給而力紆一
時撫監爭下檄嘉勞之晉握篆掌宣州衛事仍
督屯直指王公按部薦于朝有曰射策名高
三捷清屯弊洗百年衆羣以爲允昔趙營平畱
屯金城漢庭之臣相詰難予者半至璽書切責
後將軍何緩期營平持之堅諍之力陳其便十
二遂用以下先零罕开而羗人終不敢侵漢司
徒以土地養民者也大司馬法其致民與大司

徒共之因四時之暇抗以師田之律則屯之功庸孰尚焉或以建武騫遠而扞邊乘障得驟顯王侯閫外之制抑由此北鄉乎余不然五湖之間有輕心久矣加以水曠之薦臻礦權之爲暴閱世者于內地有隱憂而卻顧之不皇卽吾六郡中分兵使者而治之若吳淞狼山江海要阨竝舊置大帥摠其兵侯異日任也以侯才地所向誠咸宜人臣第効節官下唯上所使爾侯之先肇封名和者從胡越國定抗歛從李曹國感

元主至紅羅山則嘗于南北皆有功傳至東川
公豪雋爽伉顧學其子于先大夫儒而天時葵
庭公始孩嗣爵以疾解授君擢爲子侯則受迪
母郭恭人爲多恭人故惟中姑也婉孌有才略
歸于王值王氏中微內外惟母所綜理訓其子
以圖振廓之而師友于費君子兩惟中間二君
工屬文侯遂以文起家郡學生兩舉武闡雅歌
緩帶有敦說之風茲且鬱有嘉問勛伐日寢寢
益張儻肆號恭人爲武昌之定魏夫人之貞敬

以顯父母令名于無窮在君擢矣惟中語余君
擢之以屯著被薦也繇府君馬公假之以便宜
而復爲之推上以贊成其功夫營平金城之烈
良繇魏弱翁爲主畫將相繇則士豫附不自古
記之哉諸與王侯知交者屬不佞敘次其事爲
侯贈以侯之祖嘗學于先大夫有世講也

贈葉司訓膺薦序

自班氏之傳循吏與儒林也若學與政判矣而
以徵漢事出則羣牧入則九卿率用經術取高

第故治猶有本近古云迨于今制頗顛尊經術
然于古實無所師承要以媒進趨而資逢世其
求也質以爲羔雁其獲也棄以爲筌蹄其不能
盡獲董循次以進也往往不肯爲黃綬吏而坐
擁青氈爲廣文先生伊吾咕嗶故如經生卽間
有攝篆之檄不欲行蓋檄者乍使前而隨伺其
後攝者姑掩襟而旋露其肘超格旣難通材亦
鮮則學之於政非特不相爲用且交相蔽矣吾
司訓葉一之先生獨不然葉先生栝蒼人也甫

髻籍諸生業已布其文東西浙婁試輒冠其諸
生而旁工古文辭松陵顧道行理枯蒼賓師葉
先生致于吳俾子弟事之數年余里許君彥貞
爲枯蒼丞及守也益心師先生來則下榻往則
虛左顧先生名甚翔數甚綺繇鄉校而廷對
凡十一都試不售也來訓吾宣者四年於茲矣
先生鴻朗闊達而縝緻有雅度殆良吏才也臯
比之暇雅游士大夫觴詠間適彥貞里居抵掌
道故余常參末席焉會當事者以先生攝寧邑

先生辭不可寧俗囂習訟而子衿氏好持論官
府短長頃之迺無不誦說先生者大較謂決事
敏御下嚴清不矯廉刑不勝教士民皆幾幾祝
先生卽真而直指使者當報命薦先生于朝
其稱曰瑩如楚玉利若吳鉤言德器與材諳兼
具也繼之曰技擅雕蟲任堪馴雉言政與學之
乎通也直指誠知言先生亦不云非遇矣雖然
荆山之璧市以連城禮以九賓而薦諸明堂清
廟重之也今望氣者聊一占白虹之光采而已

泰阿之劍五步不畱行千里爲厭伏卽武城之
宰亦割雞之試而已抑終何足概先生而爲先
生重乎比年主爵稍能破拘攣蒐瑰異仰追
國初並用之德意則先生茲舉也其始發劔離
璞之日乎必更有歌神寶以相明而重任先生
以擊斷觀良者世固不乏通材也經術之効不
益亦尤昭灼哉葉先生之僚長爲莆中曾先生
晉陵董先生並一時獎薦三先生皆今聞人君
子也又萃于一邑良爲勝事栝蒼守識先生最

先庶夫稱今之水鏡矣而所爲觴詠游二三士
大夫者屬予鼎祚敘次其大致旅謁爲葉先生
贈焉

贈太平令許靈長先生膺薦序

善治者太上因之固矣然而嵬璣闕冗者多托
跡焉其始以安常襲故自文抵漸積以至于大
壞極敝中乾外溢不可爲有亂而已儻非其人
材博碩邃識超覽起而爲之所則或驟而廉失
之劇有所侵疏而有偏不舉之處要亦卒偕底

于亂又安能勝其任而稱善庠以余睹吾郡六
邑獨太平之窳墮蠱慝久矣先是諸長吏率常
代去而曹史緣新故穴爲姦比及丙丁之際有
以丞攝者肆姐冒利上下相蒙而下緣以輕其
上獷不可使禁令中格謠詠易典當事者患之
以言于主爵太平令必重擇其人丁未冬武林
許公靈長遂從銓領太平誠重之也縣人知許
公絲擇任已潛懾之且聞公自諸生以才負盛
名公卿大夫間其人脩儀直榦眼如曙星卽豪

素恣睢望見公若已鉤摘其隱伏抹歿于其
頸不暇咸竊恆賊憚恐思相與遂遁廼許公之
蒞政也平心揖氣特申敕其下去泰去甚它明
與之更始而攻苦茹淡官舍如精藍爰書籤牒
手自注記左右不得闕縣所爲害治者莫如訟
蓋太平在萬山中山入貲最饒俗故嗇奉養厚
幾詰亟則走南北權要恃居間爲嶠公壹切謝
絕于理曲雖彊有力必麗之法然亦盡法而止
會禮官修謚典公舉縣直臣周太常轉聞 上

察良褒節表佚闡幽俾有所廣厲不盡倚法也
今傳公以讞焦氏獄有旋風之異駁杜子甲臯
于閨夜殺人無左驗爭謂神明顧此實非公精
意許公意恒出于愿慤忠篤務敦命胥誨以庶
夫道洽俗美焉當公至之明年歲大侵縣陜田
希少卹食他郡公倍斥奉勸分已責奮相嚮義
單車歷村落計口鈎賦復不肯增戶數侈大其
功以其所贏建常平用具儲峙猶旁邑所難計
公臨縣甫期月而耳目一新習染丕變維風起

敝游頌行謳將非已可之會乎頃者御史臺若
督學楊公視江李公適報命並薦公于朝若
總漕監河之格外崇獎者更纏纏也不可爲非
獲上矣夫革當必已日之乎則非驟蠱治有後
甲之誠則非疏變而必通者時因而無弊者道
許公以易魁北闈茲其用不達于政哉余少治
古文辭初識公吳越之交而公于學無所不賅
尤工六書爲時楷式是時郡太守爲大梁金侯
雅知公虛衿而聽因獲以盡展其材志抑時時

推轂之此許公所由以克濟有成者也余友杜
生孟明焦生仲弢譚生儀若暨孫生明六輩皆
所爲士之儁而公優遇者述其邑搢紳先生旨
命余鼎祚一言爲公贈固以余違辱公交生贛
不能爲人調公其先本關西亢爽有亮概亦不
受諂也夫諸搢紳先生不以許公無私徇而間
公議較余邑厚矣厚矣余邑二三子與有霑漑
者併得書

天柱會贈董學師膺薦序

世宗朝晉陵有中丞荆川唐公憲大夫方山薛公一時制義爲世模楷今所號四大家者晉陵兩焉薛公督浙學持灑精品藻有人倫之鑒唐公起家國史猶博瞻工名理知兵善伎擊及風角勾股多所旁通此其人雖已往要以其遺書足鏡而術也余邑博翼吾董先生少承鄉先正之學眩篋誦法且于其賢胤皆有媿昕夕焉游息而上下其論議受餼鄉校間名久翔至都試輒中格遂以優敘薦于廷來爲宣城司訓也三

年於茲矣宛陵之文習輕俊或詭僻不經先生
從寮長公課暇別有天柱之會會凡數十曹則
先生執牛耳而盟之緣本兩家以意裁飾務俾
衷于度庶還弘正之醇風戊申臺試繇小學選
東序者幾及廿餘稱得人盛固先生一變之効
也二陵並吳地華而漸於靡先生端醇冲穆望
者知其爲君子而以質劑宣之文程之以實預
茲會也益相戒斌斌修禮讓一變至道又先生
之明効也董氏在晉陵爲甲族余與先生先世

有年誼時嘗過從譚泳廼先生千古昔成敗失
得之林當世利便鴻鉅之務內甚督則何獨擅
經術之長而已先生每語諸弟子經術正所以
經世夫寧以和筆濡墨徒學而無用者哉于是
知董先生之外若樸茂而篤固顧所以善藏其
用也比學使者楊公察吏儒之良具牘報命
以先生材優從政薦實洞見先生之內而有所
以用之矣然余竊有進于諸君卽就唐薛論中
丞負大名寓內淮揚之召人不無求多蓋是時

倭事孔棘公亦欲有所微見長以少紆 國家
東南之患至其生平嚴一介糲食褐衣殆志士
也袁文榮煒爲薛公門人及拜相有爲薛公賀
者公不應人曰孟子喜樂正子爲政非與公徐
應之曰果樂正子也則可喜厥後文榮卒無所
表豎士貴志有立先生之期我友者意良厚豈
直以名爵通顯爲余因費子子兩汪子大宗蔡
子永叔諸君子之請爲先生贈而余姪好綴其
末令次先後語以復兼致勗焉儻一有當于先

生者乎先生行且長百里師牧一方掄材鄧林
所造益廣其大旨固具是矣

贈郡太守金公入覲兼過箕城爲壽序

自聖學不傳而後代各以其意識見解爲學漢
經學之傳咸有師授建議莅政一稟于經故吏
治稱良莫盛漢然皆因時就事其于道雖一隅
時合而天人之微性命之奧槩未之達也文翁
以教化稱要惟興起學宮使弟子授七經小吏
學律令蜀郡得比于齊魯中和樂職布在益部

亦稽古禮文之事而已宋際濂洛理學脩明迺
其人多沈下寮扼時禁不獲盡展其所學而于
用顧亦鮮効焉我明王文成公起東越超然
獨悟本其真知施諸實踐投轄大而克舉處危
疑而不害論者猶以其根柢象山原出蔥嶺吾
郡侯大梁金公獨推尊文成而心儀之嘗以爲
社稷之衛道盟之宗蓋金公志聖學久矣繇晉
令徵拜南曹郎南都諸君子爲祀耿恭簡羅旣
江二先生有同志之會公日與弱侯焦先生相

合併交切劓于是浮疏者推其密膠固者服其
徹湊泊者皈其脗斷滅者孫其通咸以爲公之
學獨得其傳凡數年守余郡又二先生過化地
也盱江前爲守最著有特祠久弗不治公下車
卽修謁爲除道開扃以風厲郡人士盱江在郡
純任德而于讞詳禁令簿書期會之間時有所
縱舍于世濶時取簡易不甚裁公勤力自効官
下材開敏而博大六邑之弊害便利靡所不洞
晰而弇心觀理酌情與世靡所不平亭首爲新

郡學學有會鄉遂有約皆精實行之而振士之
淹使旅進不以貴妨所規撫務先訓定之迺御
吏嚴幕佐以下無預事爰書藏計宿蠹一清然
公寔不欲用彊督名意翼翼在民隱也戊申之
潦凶而不饑卽屏博徒平市賈賓禮堇具算器
無加壁襲帛細若省梨戶之征畫漁戶之地冬
則身自行賦窶人口錢夏秋命醫分施藥事制
曲防唯冀以寬其力而贍其私以故四封之內
式化阜生刑幾措不用余鼎祚竊謂此我公之

實用然亦公之應跡爾若飛者戾天虛空無跡
照者臨物色象自取頃亦讀公之明手斧鋤矣
夫以手明手之非手也不猶以指喻指之非指
耶悟則臭腐爲神奇迷則醍醐爲糟粕圓融周
徧貫萬函三誠不可以識識不可以解解者矣
吾師乎吾師乎世但以跡而名公卽入 覲而
以牧郡良膺異數之典光寵公固于公之潛脩
默證悠然無所挹而加汪然有所注而不盈也
神虛形實體冥用顯聖賢經綸之學蓋如此鼎

祚無似辱公折節而進之以頗多學誦時時有
 喪志溺心之諷而根鈍習氣深不能發上蔡之
 一汗遂名負二先生二先生鼎祚昔從游
 者也茲于公辭不敢溢美而於公之學或抑旁
 闕一二焉公素廉儉是往也持一襪以北太公
 及太夫人書來曰以時之若多收數斛麥足為
 若行資矣二尊人年踰七秩公過家稱觴上壽
 官中一物無所將二程之于太中珣尹和靖于
 善養之母竝以其子理學顯非公之鄉先達乎

文成西征之役海日翁書往復以忠義相勸勉
父子之一心乃爾公心儀文成而庭中之遇亦
略類因併志之

郡中送太阿金太公入覲序

余不佞典守文史與在交戟之內竊窺今天下
大執內雖稱治狀亦斷斷矣官府睽鬲庭議沸
而國是淆卽端揆之地喉舌之所弘化何繇乎
外而藩臬郡邑雖位局一方事猶顓制若郡固
有臨之上者所興除裁請爲易達下儼然提衡

諸屬威福千里二三寮案左倚右挈尚得以展
布其材志彼重內輕外仕之恒情顧今類若欲
釋近而就遠執使然耳頃年主爵者不能得之
內而于郡慎擇守良輒報聞余郡迺得守媯都
太阿金公焉先是公令太原會中貴人之推三
晉者其執甚張莫敢誰何令迺獨力與亢以衛
民幾蹈不測賴上神聖竟得完公念其身

上所賜也益感奮勤毖于政當上計用廉令旌
已拜南戶曹主權維陽羨金千有奇封還官則

又用清郎名其亮烈性有之而鴻博高朗材靡
所不遂吾郡預稟稟將無武健雄斷意求勝之
乎金公之言曰牧之于民猶農之于禾長其兄
而去其弟耳然公徐答其情形知郡固可長者
治也大指在拊循務以道相董正里市歲時尚
俳優飾歌臺酒食徵逐子女優雜宣之俗澆而
善謠小猜輒騰飛語文致短長公一切屏絕勿
復通約士于學宮申之六行而僇其亂羣賓禮
其好修者皆不以文建鄉社讀灋宣諭使其子

弟若訓于父老余以戊申春過里門盖目睹其
風猷其敦厲教化之意居多乎是年大潦民羸
幾卒而以蠲卹請卒安之若覆孟者誰之功邪
溫陵陳公捧賀北語余公括藏七千金告糴隣
省轉輸繼相屬穀賈遂平不給則斥俸勸分口
賦以等差次鉤校悉有法今夏雨小淫公虞損
麥也日于署齋向天叩頭千亦唯其寮旁聞之
陳公者郡丞也時倅爲趙梁公司李滇楊公公
與人洞見宦裏而處僚友間猶坦易平直魚魚

雅雅若填箎之和甘酸之調焉卽鄉士大夫無
敢持私進而好來焚枯酌醴驩晏終日于是退
而私詫曰昔爲強項令履虎尾而逆龍鱗者非
金公其人乎今胡然其春風拂時雨潤也或謂
公初以太阿自命霆擊電決五步不留行旣而
若承景含光弢精挫銳益足爲世寶此雖近似
猶顏言公也蓋公久篤志聖學而又該洽外典
眞常妙明之體緣寂待感而微彰柔剛之用當
機互應聞公自政術外間以學與三公參證莫

逆于心明歲元會公上最計府必膺旌典如令
時卽舉 國初事峻陟卿輔是爲內而非外矣
夫羣議之所繇囂而國是猝未定也起于意見
之各異激于曹黨之相傾廟堂猶之乎郡國也
以公之協恭和衷讓能推美者風示之抑庶幾
其庶動乎然余郡固願久之竟其惠公畱內遠
則 社稷之衛近足救一時斷斷也余卽忝同
籍在宇下不敢請公誠欲計安天下抑豈遽忘
吾郡亦三公之眷然于懷者焉

諸邑贈郡侯金公入覲序

今上神叡端居法宮而威靈燁赫恩澤滂霈戴
斗之域若在綈几固以所與我共天下者其良
二千石乎比戊申夏江以南連數十郡水歲大
侵余郡寧國眎旁郡獨棘至 詔所在假予貧
民金錢十數萬余郡莖及千而卒道無流亾市
無踴賈萑苻絕警關櫟晏如視旁大郡獨贍完
則郡侯箕城金公之請蠲申資已責務分是又
安我而屬邑令君胥于以有成也是時公繇南

曹出守郡一年所矣當公之初莅也雅意揚扃時有所張措闔郡爲振而偉儀壁立望之儼若神明在羣屬亦罔不祇服夫履高者難爲下材鉅者多自賢淵魚之祭烹鮮之喻殆尠俛得焉而公初不爲亢引逆距虛沖洞達自察屬以迨耆庶咸溫然接之各獲以傾寫其赤慤殫其所欲言寸長必采弗以下體遺聞善必行無爲空譚設卽與諸令君相面命或下尺一牘諄切隄惻猶家人父子之告語也要無一念不在卹民

隱而剔吏弊吏治則民安自昔記之它非有大
戾也雖叅幕之微又必覆露之盖公精心爲理
故皆肩脅慄息不敢罔上以行私公仁心爲質
故皆志慮摩厲不忍負上以底違然余竊有闕
于公矣泉穀出內獄訟比詳諸令長優任之將
欲使邑弦歌而里親睦則所務重教化吉月朝
學宮脩士業歲時延見父老讀律宣諭以約束
其鄉固 國初功令也傳有之上專用德則以
本教而持國固此其績揚百世之庥風豈與振

一日潤一隅者論廣陜遠邇哉公之鄉先達呂
中丞明職書于治體甚辨晰公梓布境內而中
丞之呻吟語公序而約之以澄神養氣則其大
本大原也伊洛在彼淵源有自漢所稱二千石
進而九卿雖以經術興去學道之旨邈矣潁川
渤海曷足擬公往公起家晉中兩爲令當覲以
廉能見旌茲復由守覲 天子上計最首膺異
典超次畱中吾士民何怙恃之以儻徼天幸
上重軫東南歲侵之後姑賴守勞養以逮今時

若也賜璽書錫金如漢還治吾郡用竟其惠利
之施則諸令君且得久事公抑余不佞之所幾
幾願者也而不佞猶圖卽報滿將援朱吳郡陳
湖州故事帥我士民以增秩久任乞諸 朝會
因諸令君之屬言効駕而志吾臆如此余不佞
忝籍公舉南宮辱在宇下饗德深傳循吏昉自
馬班亦史氏之職爾行且執筆紀諸令君矣

贈楊司理任大原郡丞序

仕也類重內而輕外長孺願久于禁闥子高約

結于劇郡卽漢治近古賢者已然今且北疇重南矣余不佞兩令晉陽人郎南司農以出守宛陵晏如也是時宛郡丞閩陳公司理南詔楊公先余至倅梁公最後自趙至相得驩焉越三歲楊公以 徵行蓋楊公之爲理也藉藉聲著甚而程書之上計府者大約兩端曰廉曰仁夫用人之仁不問其廉而廉者又多刻害防于仁則儷蕘之爲難顧公皆有所受之公之廉受自性澹泊食不貳味衣不純采而交際猶簡在官鮮

旅幣之將算噐之餉至其仁受之先贈文林公
嘗爲憲都曹見刑人于市也而傷之遂解去命
司理治尚書有味乎咎繇好生之旨也公以刑
名官念非其先志故曰唯明允是競競卽余所
記臆釋不辜之辟汪應官輩三十餘人矣方徵
命初下郡士民及旁邑大府靡不抃躍以爲司
理無負官執秩無負理邦之司直諒在斯人公
謝曰吾聞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所在儻獲奉
一職足矣余灑然異其言未幾而太原郡丞之

除目下郡及旁邑大府之初抃躍者又靡不轉
而爲歎噫憤咤走叩部使者申不平之鳴余語
寮二公吾知楊公固必安于丞蓋竊有所闕于
公公起家爲理凡七年所什七扈巡什三署篆
非詩人所爲詠跋涉而歎賢勞者乎公處官若
家視身若遺淹速壹不入其心何志念之深焉
夫內外猶之淹速耳彼仕外輕而內重要起於
務求進而速化者如欲速雖四日而周三臺
猶爲淹能處一卽九域而奉一職猶爲重楊公

前所謝士民之言若有先幾抑有定力矣太原
故余宦遊地連數十城而爲郡以屏翼京師驛
者傳言偏關闕丞公適當其任蓋偏頭連十八
堡以蔽全晉全晉安則京師安其地猶重而丞
主兵轉饜虜之款市咸屬焉其職視他丞爲雄
楊公具智略因時應變周還不窮余嘗許之爲
邊才今邊事漸墮兵威久頓遼左已岌岌殆矣
而恭順之闕氏且老億識者焉可不爲長慮哉
公勉矣異日而授鉞建牙若年恭定馬端肅之

于晉則余不爲不知公卽執秩亦不爲負理矣
公旣行余瓜期近將釋郡而陳公梁公並才賢
尋將遷二三兄弟誠不無分衿贈縞之感焉

又

郡司理楊公之應 召行也余邑鮑侯旣偕六
屬徵言徐少司空矣宣首邑鮑侯承事之日視
旁邑最久觀法爲最近其欣欣色喜於公之徵
而依依不能遽釋公也爲情最真寓書某申命
曰始不穀令安義楊公之政理流聞江介大約

謂其節甘而志苦材高而禮卑及徙宣城獲奉
公左右則習公廉儉自性贄幣不及境殮壁不
及門疏衣糲食無所芬華夫廉者多刻而公獨
寬然長者嘗誦歐陽氏以大儒爲畱推至論刑
惡其意非惡其人故公卽奉三尺惟謹怙終則
辟更新則舍不欲爲深督窮治以勝之四境內
外歸之如流水而恃之若司命才高者多高自
厝而細物獨予雄而難與羣理以灑爲官然而
田賦兵戎膠序陵藪之事皆其所決筴其任重

撫監臬使暨郡長吏皆其所寄權其體尊夫以
公之才風馳電舉靡所不蕪五歲中嘗署郡篆
兩署宣涇署春穀異時異地靡所不宜迺雅不
自有其才溫共簡易上無所挾下無所陵卽令
之無似公不難拊身而悚然意下之由然耳提
而命之以莖免于大戾則彼賢于令者益可知
故又咸服公之度勝也某先生非今之龍門蘭
臺乎敢以 宮直之暇冀徼惠一言某唯唯因
問閱司空之爲言則以能任特稱公夫昔之能

任者莫踰伊尹合千古而尊之曰聖之任當其
畊莘之際致嚴于取與替微于一介要以一介
之辨替而後一德之咸有是惟廉故能任爾至
其廉而不劇猶所難能尹不云乎惟商以寬兆
民永懷接下思恭與人不求備則咎身恕物之
義也公與鮑侯並以書起家書之言刑莫善臯
陶其謨曰寬而栗愿而恭直而溫簡而廉楊公
其有之惟知人故能安民則公之拊身而下鮑
侯且推之居前挽之恐後不可謂知人耶頃者

訟言盈庭虛華尠實其敝也亢之使高訐以爲
直分曹銳進植黨背公開上以無稽弗詢之
疑而成下釜鬲煬竈之執誠有如司空所慮謂
百能言不如一能任者此其端咸肇于鋌走險
而違讓德也有虞氏二十二人稽首交讓女咨
女諧率以亮天工熙帝載夫郡亦猶之國也以
楊公之明允懋著而引重承我鮑侯之精瑩吏
治而歸德所尊耦俱無猜和衷共濟蓋師師有
虞廷之風焉公茲繇郡而趨國矣是以克讓

爲杓而不伐爲功也夫遇闕于塗一人拱手則攘臂者斂一夫緘口則諄語者息主爵者之首徵公其意不淵且遠哉公今行矣行當爲我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不言則已言必有物不爲則已爲則協中越歲而舉鮑侯于朝臺省旅進魚魚雅雅某備位官采竊親睹其盛且爲國家之大同慶也

鹿裘石室集卷第九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郡太守金公擢徽寧兵備憲使序

徽寧之設治兵憲使也自弘正間始季年兩浙中倭島事急故鎮桃川以東控吳越

今上初有于湖之警江事急故移鎮秋浦以西控皖瀟金陵中屹爲三輔隩區而我

高皇之寢廟官常儼然在焉重可知已于時媯
都金公守余郡以最聞余從貴竹來偕入 覲
嘗就公而論政下繇州邑上逮監司余因謂監
司之雄鉅疆理之廣姚未有如我宣歙而其繁
劇要害亦無如宣歙難大江千里派彭蠡而引
荆巫重湖枉渚牙爲出沒頃在丁戊一夫作難
至勤王師粵昔山越之區其地采阻其俗剽悍
大校陸則獸挺川則鯨奔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此一難也省臬所轄郡三而止茲獨倍之六郡

一州仰于我乎質成而俛於我乎承式課吏治
飭武功察嶮隘咨原隰平賦決刑皆其有事且
時時副諸臺巡行部內郵傳如水簿牒如山雖
敏者讓未皇精者患不晷此二難也持中丞節
而繡斧稱直指以出者數踰十政出多門見各
岐畛安得而分身徧應壹意孤行此三難也畿
南仕國也土風習借資爭造請順命則骹三尺
衡命則生衆口此四難之猶難者也夫必德威
惟畏亮概不阿秉羔羊之節展霹靂之手庶克

有濟焉意者我公其人乎公瞿然謝曰守父母
老以公之庇獲徙近北望親舍其下幸甚旣余
還里徽寧備兵闕則兩臺業薦公得請矣噫嘻
人情豈甚相遠哉而六郡之文武吏若士民喜
可知也寧直宛陵郡丞陳侯倅梁侯暨六邑令
長宣鮑侯寧趙侯旌蔣侯遺書不佞光祿嘗往
言四難于金公抑有所爲易者乎公虛已而渴
善屬吏願奉光祿言以轉聞余躍焉報之曰夫
事爲于其易則難者至爲于其難則易者至然

非所以擬金公也公高明偉人也兩爲疆項令
有廉幹聲甫蒞郡適歲之不若磬磬者之以澤
量也廼爲之請蠲請賑屏文法簡科條然而公
小露其穎則千里坐照若在堂皇百函立剖無
濡期會斥一二墨者而丞尉胥史齒戛股栗負
霜雪于庭鄉猾市魁雖僻而竊咸驚若雷電之
見臨而我公今總師旅據上游誰敢生心挺而
走險親跡其不逞蓋公爲郡年始強氣完神王
性耐繁勤勞不自便未嘗告劄至退食委蛇猶

有餘畧也何難于六郡至誠所通獲上有道公
上謁一而見灑然異再而怡然說以解三而聳
然敬且慕卽素號驚競者亦心折公舉爲江南
北十四郡之冠自鄭襄陽蕭漢陽以還所未有
也唯賢知賢何難于諸臺余聞郡中士大夫當
公在事頗自束修無敢以私進蓋外懾于公之
清議而內慙于公之清操不戒以孚不威以肅
風之被也四略固已久傾之夫詩有之惠而好
我示我周行寔羣大夫及不佞某輩所爲拜公

惠者也二三君子其益昕夕承式公相與以有成冀公必加惠無已夫上行而下効立政之經也上安而下穌一德之符也此殆余所爲易者耶猗與行覩其盛矣

送金兵尊上池陽任序

當我金公之繇郡人 覲也旣駕而馳一日郡士民倏羣然驚走驩呼曰執秩懸宣歛觀察需我公矣衆以質鼎祚固未卽信然人情可卜焉今春公薦有豫章晉陽之推郡士民復羣然轉

相告曰公遽以晉楚故不爲我有耶然猶援副
封以自寬而疏留中之是冀越兩月東浙之梟
以主名上而與公最績之期會也于是郡士民
始信而頊頊焉不自得轉相詫曰夫浙誠首藩
杭嚴孰與我三輔重聚族而謀以泣挽當路則
兩臺適已請于 朝奉俞命矣衆于是愕者解
憤者平頊頊者躍躍其腹果其願盈復以質鼎
祚鼎小子稽首祝天曰彼其蒼蒼者正色耶視
聽自民桴鼓必應所貺我六郡一州者單厚矣

非死。獨得私也。曷敢忘北鄉稽首而致祝
天子神聖恭默明見萬里上爲

烈祖培豐芑之業下爲畿甸永利安之圖君猶
天也曷敢忘要以公治狀大較有方少保之端
嚴潔已而公寬身長厚有羅旰江之學道愛人
而公吏事精勤有鄭司農之清簡不煩而挺身
任事有蕭漢陽之執持不詘而材術經通之四
公者百年來吾郡之良牧亦方寓之碩人乎公
爲之撮其勝而舉其遺恢乎其有餘而綴輯其

所不足公猶嘆焉孫讓以未皇適求所謂太上之忘我何有者志度遠矣然四公前後擢旁省以去未有卽借以臨蒞我六郡若公者衆且質鼎祚公在郡政主恩而道用柔吾聞治因之治兵可因乎余對曰未可也夫所名因者因天因地因民所利而已天地不以生成廢摯肅王者不以利養弛刑章隕霜不殺書以爲灾如或承敝襲舛是曰因循今兵頓于衛伍吏蠹于欺墨士習于佻而細民之困兼并也非一日矣重以

寄託之鬼道案牒之神叢伏莽之戎鋌嶮之釁
若先朝嘗圍皖略江黃脫巾南都而括寇三簿
新都者交午牙彙乎其間至不可究詰逆距則
何得晏然無事乎余小子願公以明作成惇大
以彊毅劑溫柔時出而儷行隨施而曲當實我
公之優爲者爾衆更以質鼎祚子言者公將朝
至夕發一埽而更之乎余對曰未可也蠱而事
革殆必已日異而務入尚戒先庚勢重則不可
亟反吾願公持重而善完察于烹鮮去其害馬

有以爲而無以爲也雖然有本焉公篤志聖學以無欲爲宗無欲則明通則公溥循緩急之宜酌微彰之用而包荒馮河得尚于中行以此宰天下可也奚有六郡余退而私籍其語公行填池陽會族之諸父昆弟來謁送因出所私籍示之長者曰昔燕人與越人偕濟燕人爲授維楫衣袂占風嚮方計甚備旣而知爲越人也赧焉夫越人善操舟豈燕是賴然其意則款款自効矣盍以此薦于公鼎祚敬諾拜祖敬亭宛句之

間崑然屹百里而淵然照百尺者公之風德也
邪

書南陔白華二詩贈金兵公歸養序

詩小序傳自子夏新安廼一切屏之溺其旨矣
其序南陔言孝子相戒以養也序白華言孝子
之潔白也繼之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
廉耻缺夫孝友廉耻人道之大經可廢哉然其
辭軼久至晉東廣微從而補之或謂廉何與于
孝今之仕者率相載以歸鳴鐘而食重茵而處

其父母欣然就之姻族里閭交相贊爲孝友子
以此在庸瓌人誠有之鄭子張之戒其子貴而
能貧田毋却稷子之金也遂而無患賢者曙識
類如此且人之情有緩急呼父母我德耶怨耶
亦必及其父母德則祝怨則詈恒情固然而仕
者猶甚以爲德爲怨者衆也夫吾與親一體而
分吾以其身游汗瀆之中而欲其親濯清泠之
境吾樹怨而欲彼以親爲德能乎故曰人臣孝
則必事君忠當官廉或又謂廉者多刻刻則寡

恩人亦必歸怨焉子以此非真能爲廉者直干
譽而已廉者於已有所辨而於人無所傷故曰
溫而栗廉而不劌君子之全德也吾聞援神契
稱卿大夫孝曰譽卿大夫言行布滿譽達遐邇
則其親獲安譽非君子所辭也迺知潔白所以
成孝養故南陔而受之白華義攸當矣嘗以是
徵之憲大夫金公而益信公繇吾郡守秉憲畿
南以迨今請養凡四閱歲鼎祚先後凡七爲文
以贈公所爲威惠之績頗著論總而約之曰潔

已奉公寬身厚下若公念親老決去志則初與
鼎祚有成言公歸矣侍鳩杖而獻兕觥計必有
音樂以侑之是二詩者孝與廉相成而公具體
之以無負清白之訓所稱粲粲門子者義相符
鼎因以授副墨之子爲申其端公帥諸昆子姓
鼓掌抗足舞斑歌笙爲太公太夫人壽也當有
采于斯

贈憲使太阿金公請養序

今上以天下養方以孝道理天下周澤錫類下

迨臣子大梁金公初爲南戶曹郎聲甚著封太公如其官階奉政母太宜人巳出守宛郡也念欲迎養則宿安家食雅意不肯恩官所請留侍則太公太宜人堅不可曰有諸弟在公因置其室以單車往頃奉命一來郡卽遣歸冀以代巳也甫滿就郡拜副江西按察使治兵徽寧鎮秋浦復以單車往今年秋有事于漕至自淮遂以侍養告不待報發矣于是郡人士聞而譁呼競逐擁衛塞廵咸謀奔愬上以身當車轍蓋公所

爲惠于宛淪肌浹髓家祝戶社則固在諸郡之
先及秉憲約躬裕物而將吏之畏臬嚴于臺民
庶之親公孔邇于怙恃五兵不試八行允章若
所爲維風振紀遏暴持危則宛猶在諸郡之上
守其與屬邑令亟渡江爲萬姓請命董及公辭
未畢而公趣御者驅之行余曹皇皇焉悵然若
失抑何以解于士民且姑慰之曰守不克爲若
留公敢謝負幸而公之遺訓成績爲後事師者
在也規而隨之遵而勿失庶幾畫一之類乎顧

此藉以自解耳名盛則難繼力小則難勝直瞪
乎其後焉惟時有質于守者曰傳言大孝不匱
服勞備物其細也夫士既違親而事主爲國家
屈智力則爲父母詒令名始也求忠于孝繼也
移孝作忠公負王霸略且駸駸嚮用矣誠篤孝
曷不圖其大者乎有復于守者曰金公令太原
與大璫爭稅事收掠其徒黨以抗 旨聞幾蹈
不測賴

皇上仁聖中寢則恩至渥矣就部守而擢部使

者以儼然臨之亦異數也君父一也公庭內拜
再命榮矣捐一日之養任一日之職不足以明
報乎是行也于子道誠得謂臣義何有更端于
守者曰聖賢不能悖時而就功亦不能躡時而
速化公期月可矣盍少緩以需有成乎往臬使
未有終三年淹者公大度雖淹速無所問行道
揚名殆論孝者之所必稱乎時哉亦不可失也
守唯唯是二言者非無當要非以闕公之微爾
公所爲在無能解於其心而務遂其志今之游

宦者望白雲而詠白華豈不思相戒以養有所
欲以斂之則寧拙志以從欲此患得患失者之
爲也公茲之拂衣而歸猶昔之單車以往實自
我最初一念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焉知失時試觀世孰能不波公一行使世有難
進易退之士仰而贊 天子之孝理足以風不
可謂非報也豈必盡陳力而効官哉守聞公二
親年始老公年踰彊會四封晏如故公得全其
私儻一有急則世必急公近若嚴文靖李文達

月三十一日
一
執國秉蹇中丞開府薊遼皆具父母驩異日公
入而機要出而鎮撫入而奉親出而奉國就養
無方博施不匱謂之大孝非邪至是而益闕公
之全矣宣城鮑令繆謂守知言以質于關司理
及諸令籍之走一介而內諸公媯都之里第兼
起居太公太夫人守與理生汝毫間並公鄉人
也

郡丞清波陳公擢南戶曹序

謹哉漢文內張季之說也當問上林尉禽簿不

能對嗇夫從旁對甚悉豈誠非才然以終不勝
絳侯長者竟止不拜也其旨甚微蓋天下事多
成于湛深厚重之君子而壞于口給氣銳之小
夫口給則鮮情實氣銳而無德以將之憊矣余
不佞庚戌冬來守宛陵則晉安清波陳公先爲
丞未幾司理關公自亳至陳公五年中三攝郡
兩攝宣一攝仙源攝饗攝刑隨施輒效環應無
方迺公則去虛憍而杜德機出無事之心處不
競之地余嘗及司理公擬而目之曰陳公若萬

斛之舟無所概于釜豆千頃之陂無所庸其滄
澄六邑令君相耦語公溫共有讓處議當法似
黃次公重厚不泄安任大事似周絳侯近則循
良之選遠則社稷之器乎余顧竊有闕于公雅
意修古好學誦郡治在陵陽一峰帶以澄江屏
以遠岫公政暇手一編日伊吾如經生而經生
有以文進者爲之評騭以私進者距勿聽余初
蒞公極慨時所獨亟者士風教衰俗詭以羣囂
爲仗義以干祝爲治生頃余檄學官弟子冀有

以維之蓋公啲啲焉粥粥焉外敦而內辨外寬而內栗往訓臨汀一生服而婚列其孳于郡雖迂郡弗顧令高明振荒察吏多惠政坐不習骫骳鄉顯者遂得調高明人至今訟言之是秋擢拜南戶曹郎行有日司理而下咸嘆焉以公通籍二十年勞苦丞郡者五年宜得守大府卽曹郎不薄曷不北而依日月之光而南禮若兵而戶曹耶余則謂此時宜也不佞故郎工曹預財賦之末議矣其入之塗一而出之竇九罔儲水

衡率並告匱言者累求多於大農至無以塞過
及余來南聞南猶之乎北也士伍半虛威頓而
驕漸不可長比且簿責主藏已夫輕重無恒唯
所緩急急南則南重急度支則度支重今茲陳
公之擢也殆重擇而使之抑豈常調哉丁亥祖
公于敬亭之陽諸令君從因請余次其言登諸
帛以代縞帶焉南司徒襄陽鄭公前爲宛郡守
歷二紀聲方載人士幸爲我諮公所以治宛者
何狀而善郵示我庶獲仰止亦陳公贈處之義

云

贈郡司理關侯擢南憲臺序

國家設內外臺以糾察百職綱紀四方並尊之曰憲司理刑官也往往從御史行部凡官師兵率徵逋校莠靡所不寄命故亦尊之郡憲云然其初皆少年新進之士材銳志滿亟欲一旦翹所長以獨媮快爲名高而或器與用不相習地與時不相適者寔有之吾郡理睢陽關公之來也前通籍且十年所徊翔州縣歷諸躋其于世

故物情祛練久而陶冶熟風格整嚴儀觀甚偉
望之者意消氣懾固知其正人君子也而公簡
重自持脊樞機屏造請雖竟日不得其警效之
音噤噓之狀至起而決大疑畫鉅筴片言立斷
猶之鏗然之刃解砉然之冰渙也間案旁大府
精心爲讞引經飾治唯取衷于法廼當路咸所
倚信焉先後薦于 朝而號名司理者卒無踰
公辛壬之際郡適多故公佐寮長壹切務拊循
而鎮定之不激不隨衆賴以輯則二三大夫清

靜之効虜未幾而擢南臺憲史之詔報聞矣馬
公偕貳李公倅陸公屬某有以申贈處之誼某
繆守史局獲以攷見典制

高皇帝奠鼎南服特重臺綱首以元勳之劉誠
意爲御史中丞至洪武十七年位署始正若所
爲出入文牒叙次監巡則公今日之職夫以公
望實誠爲少淹顧今臺務之重有倍于洪武時
者

聖祖親蒞庶政故時尚綜核

今上恭巳端居故時從寬平其敝也綱弛紀頽
朋黨叢興 國是因定羣囂樊亂讒說殄行此
其由皆始于熹生事而任輕狡生事則生言輕
狡則乘勝而鬪捷慮世者將圖以維其末而急
振揅之有味乎傳之所云簡重焉御繁莫如簡
簡則要約可循擇福莫如重重則浮競可息關
公夙以簡重名者也余竊闕公有大度歷試以
後孤行自若國僑言之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
有濟以擬公其幾耶頃年南北總憲累牘以

請輒留中副院丁公遷少司空北矣南臺之重
復有逾于北而倍于昔者公卽驅而南與諸侍
上下其論議衡量于繁簡輕重之間而持之以
靜嘿邇者庶其有豸乎某方退耕于野在野言
野今之秋螟蝻爲菑蛟蜃壑於陸穀賈踊而杼
軸空民亦勞止儻軫念閭閻之疾苦轉聞于
上否公無忘吾宣則又公今日之事也馬公雅
志卹民抑二三大夫之良願哉良願哉

郡侯馬公入覲序

郡太守汝南馬公繇尚書冬官郎出守太原也
治理流聞卽南國且傾承之及前守金公拜憲
使飭我六郡兵吏部遂以公莅吾郡焉是年壬
子秋合太原之績攷三載 上最矣長至之月
覆奉所職用祇覲

皇上太原內轄數十雄緊之州邑以屏枕 神
京而外被邊其俗魁健好武民多凋劫不聊生
然頗樸質簡直會其時虜解辮回面守封約惟
謹無薄伐之勞故其爲郡也劇且廣其爲治也

猶易宛陵控陪都之上游

高皇帝軍興首徵發地重可知而風長厚式禮
化然其地不得晉之什三僚屬塵及晉什五則
其爲郡也稍約歲至庚辛間士囂而民囂皆捐
其弦誦棄其田作而習爲浮詭羯羗緣告訐爲
姦利輻輳陵藉幾揭竿而亂時適有變故其爲
治也獨難當公之爲晉陽也不以時謚焉無事
而易心處之壹切拊循其凋劫者羈縻之虜或
生野心眷收保巖關院恒儼若有事之臨迨爲

吾郡也不以時焚如其事奮有所峻削急繩一切務鎮定柔服巖然以無事處之間者播文誥于學宮俾多士若吾訓母寄請母黨比而兩造之聽無成心無觭重以協吾衷殆于法無所特加而于意無所偏嚮甚哉上意之不可有所偏也小有所偏將使薦紳士畏細人良弱者畏彊禦極則寡畏衆上畏下始之以無章卒之以無政是兩弊之道也吾以是知公之能審幾而持衡從宜而達變要非無事也行所無事則事而

無事矣又以是而益有所臆于公公不嘗爲郎
職水虜彼其遷變靡常涵蕩而不見其涖易連
難靖者孰如水然而至平者水也激之則怒涌
防之則潰越語曰五湖之間民有輕心性之耳
論者廼以地平天成之茂勛歸之於行所無事
蓋馬公取質于至平之水而尚法于無事之智
何直以負材鴻鉅之于道不誠有所由本哉先
是公上績某受命郡丞李公別駕陸公修不斐
之辭以薦公頃以 覲行有日而司理許公甫

自武林至相與申後命其不佞顧所睹公者沖
而不盈尊而自下往太原之稱僚者衆率署空
名去數百里而姚吾郡二三大夫則邇公左右
戎賦決讞咸交劑以有成而于誼切游泳燕好
昕夕其公焉是依而于情暱不無戀戀于公之
行度公是行也績最資深必有崇陟焉儻獲如
河內之借來復我長我莅乎不然則今兵臬瓜
期近儻就移秩若金公者乎此豈唯二三大夫
猶幸在宇下吾郡之所爲綏靖訓定者愈久愈

洽抑六邑士民嘉賴之黨

皇上念公績在晉釋西顧之眷績在宛紓南顧之憂大有以寵異公援漢事入爲九卿諸大夫行當以次徵日從公周衛之內猶之乎昕夕郡時也若我士民其距公實遠矣敬亭之雲宛甸之波亦必往來公懷也

又

士君子肩國家竑鉅之任以尊主庇民扶危定亂非材曷以哉廼稽古昔周絳侯山太宰裴晉

國韓魏公輩彼其知略輻輳勛位赫焉著甚尚
論者乃皆以其度勝焉夫所謂度者沈深厚重
沕乎窅乎卽之靡見其朕探之罔際其涯斯固
天畀之以運材而善濟事者也東漢諸賢志在
澄清高自標榜而黨人之旤卒與國相終始金
陵宋之聞人也一旦欲舉其主于三代之隆豈
不足于材而靖康之豐卒蔽之過則以度之未
弘爾余少聞鄉先正之論如此及通籍至忝副
臺端獲預議吏治有質余者曰吏道之盛孰如

漢吏之良孰如黃次公顧爲相而功名損于治郡時者何余咨咨念之曰自爲潁川時而條教煩碎參考陰伏密及于米鹽察及于雞豚疑任術而已占其非休休之度矣損招于意滿政怠于宦成固其所也故知嚮所論良信而度爲知略勛位之所自出抑虔始篤終之具乎明年癸丑春天下之藩臬郡邑當奉計以朝我郡太守馬公在焉江以南旁大府必共手肅然曰寧國今之潁川馬公今之次公也徵諸銓評推諸

海宇亦必肯首翕然曰寧國今之潁川馬公今
之次公也公之爲吾郡也綜大綱屏苛細修實
作省文移謁飲有節訾笑不苟嘗爲姚江令聲
籍籍至今因以邑親民逾于郡事之情形令必
晰于守多以還諸邑俾令自治而郡報裁焉以
故諸邑亦稱事治民安風移俗易雖以諸令公
賢而我公實成之也歲適有故臺凡兩聞于
上而士其一士之囂而挾羣也有年矣當路者
頗有意痛懲之前後悉屬公公持平雖辟者無

深抵居三年所上焉任誠而不任術下焉見德而不見刑猶之喬嶽廣川蒸爲靈雨疏爲汪澤府萬物利百世而受者不知其功觀者不測其用班氏傳潁川而曰霸獨用寬和爲名其旨微矣馬公安所用名焉此非所云沉深厚重有休休之度者耶公治行吾邑鮑令君爲諸令君介于不佞某曰太守公先期最績之上與計事會是行也

皇上必有陟明之盛典焉若馬公卽未驟柄國

亦必留中在常伯之列以爲公輔地吾屬不得
長事公矣願得中丞之一言以祖公益鮑侯繇
首邑事公久與諸令君卷卷不釋于違公者輿
情也不敢以私誼而再借公者國計也某老臣
焉敢以田間忘公家之務儻馬公而存致公輔
則號令風采必不損于治郡時國家其庶有利
賴哉方鮑侯有以命某也郡寮李公陸公許公
三大夫先有言以贈公矣公溫良有讓推心置
人腹而寮屬並優游公度內余言于諸令君者

亦可以告三大夫也

治兵按察使饒公擢四川右布政使序

畿南治兵使者之析六郡而竝建兩牙也與繇
桐汭而移鎮宛陵也咸今觀察豫章饒公始煌
煌 新命簡畀顯矣宛陵負山襟江適道里之
東遙以縮池皖之轂而近輔 留都形執審矣

選六郡良家子得比三河少年號精兵處究之
具籍爾公于是蒐乘按軍實廣募嚴汰而申以
司馬致師之法耗者登頓者振矣然公世以儒

術起家邃於學自郎署以歷藩臬隲事展采率
先躬行務道訓刑以待流辟而不易用兵以備
不庭不虞而已卽姑孰大圩歲薦崩當縣官賦
稅之半而民無轉徙萑苻絕警桃州素稱懷博
漸用柔服芴大郡雖兼攝乎亦且瞿然顧化焉
獨吾郡士習曠放朋比干政儻忽狡獪詆譎攬
挹甚則達于朝足亂治野則人莫必其命家
莫保其有大獄累興靡有寧歲列疆以來所未
嘗睹記者也饒公穆焉深思而毅焉沈斷機至

則應撼至不搖故人知公之靖嘿恬夷不知公
寔有以亢顏而特立人知公之厚蓄而重發不
知公寔有所以潛爲之制而使望之也意消夫
士民之表也士有風民有俗風俗則百年培之
而不足一旦潰之而有餘者也以茲迺稍就綏
輯而神叢之馮焉者亦旋以衰止吾鄉敦龐長
厚之故猶未至澌盡無遺者匪我公其曷以居
德善俗政之大經也此豈與矻矻簿書期會結
戎兵辦錢穀者埒能哉時方在壬癸間迨乙卯

夏公勩著勞久擢拜四川右布政使以行郡大夫余侯爲諸郡大夫紹余某不佞布一言之贈某攝總臺憲者七年每御史案部還輒獲以咨詢其行事益州天府之國也比年困軍興松潘建越之間多所徵發而越雋夷者邛都檉榆種也余所見凡再駕矣蓋裸性猶獸然喜則相摩怒則相齧部使者憚道遠且惡不時巡債帥墨弁恣睢計便利實賦之外悉索以從或挺而走險則果復輕敵寖以償師而辱國遂規以章

捷伐之威召兵轉饗費且不貲蜀士夫嘗言三
蜀之租調不輸于司會者有年所矣夫先王制
要荒之服意董在羈縻之以俾自葆就非必臣
妾之也邇中丞吳公建越之役業底平請得爲
郡縣以比于播此石畫也當事者驟惑于草野
倨侮之辭而輕棄玉斧畫疆之地豈所以恢王
略而報蓋臣乎今蜀事之最鉅且繫久遠者無
若此饒公固吳公同年進者也試相與共圖之
然而蜀三二面阻夷族部樊夥主爵者不以武健

之吏往而籍重饒公知饒公務道化必有以親
附而訓定之誠長慮已公伯氏頃從晉藩 徵
入領太僕爲大正之卿行卽從蜀徵及公而公
有弟郎祠曹修古禮文之典先是伯仲一時秉
學憲前所稱世以儒術起家者也余戾事公之
日長郡所興大獄悉屬侯聽讞而卒之雅與公
旨合諸大夫爲徽州洪侯池州杜侯安慶連侯
太平王侯尚未莅以別駕焦侯署署廣德倅柯
侯均畿南之良而承式公者來集于宛拜送公

澄江之上詩有之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蜀與吳
殆援江相表裏者也某耄矣感公之變俗而維
風功吾郡獨著抑且脉脉焉神與江流俱駛矣

郡太守廖公上計詩序

文翁爲蜀郡出行縣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
與俱由是其地比于齊魯王益州欲宣風化于
衆庶聞褒有雋材請與相見使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帝謂此盛德事是皆蜀事也而今蜀仁府
廖公來守寧郡蘇德明惠政平訟理是時鼎祚

在博士籍仁府召置門下劉席不賓段之羽儀
振其踣頓故亦郡陘陋彘薄不足與宣文張敦
將文翁所繇以化蜀意鼎祚或其人子淵而以
風其衆庶者乎明年己丑元會 天子當開明
堂大受計執御者將先期脂轄拊驂而行矣

上神聖瑩精吏治答仁府理效必增秩賜金如
漢故典而會景運邈隆婁臻嘉應頃且磨遊于
郊頗以次興協律之事宜必如漢舉知音善鼓
雅琴可待 詔者鼎不佞謬竊爲詩二章而祖

之江上其于中和宣布誠所未皇庶幾猶蜀諸
生備出入傳教令而已儻仁府選好事童子習
而歌之安知無何汜鄉在歌中轉而上聳焉

送涇令張公奏計詩序

張公名嘗通 帝所其家在淦上三十三洞之
陽曰玉笥焉爲清真所藏符處今來爲涇又丁
令威竇子明爲令之邑繇斯以譚張公誠僊吏
矣故其政不繩法襲跡以意化而已三年當入
奏計余不佞辱在隣封勤公接遇得旁采風謠

攬撫故實而爲之詩

旌川岳令上計詩序

岳令姿神朗徹約言析理而又長于筆勞人之職非其好也然其爲旌川較焉著當官之譽蒙循理之聲豈所謂明鏡不疲婁照清流何憚惠風邪茲且上計會

今上方興吏道覽所奏上知岳令非徒善清談而已余周還最洽岳令嘗題余玄襟高韻嵇阮之倫余竟以君家彥輔許之于其行也贈之詩

盧令公入覲序

盧令公之爲吾宣凡三閱歲三試士而簡其雋
若陳子劉子方子蔡子孫子若余從子輩者翔
異之則二三子之于事令公父道也師道也今
年冬仲令公以入 覲先期發有日二三子各
出其志意陳圖稱詩以效駕而屬梅子鼎祚標
其端余惟昔言師保父母非以生養而誨導之
乎迺其生養在吏治誨導在師承故杜鄭不聞
幹濟卓魯何關詩書卽官有顯職夫亦以世勲

通材焉然而漢郡國守令往往用經術高第推
擇爲九卿我 國初敦尚儒宿廣厲學官尋復
特置督學使者董正之顧率歷婁歲一來則
董取必一日之試而甲乙其文若夫考德問業
易俗維風固不若郡邑之久而馴習而郡地執
稍格又不若邑之近而易親也宣故忝巖邑號
士藪方令公之蒞于斯也宣人士頗日以文著
士風益以文日靡大較多借資而巧援上陽亢
論而實熾趨遂使所稱孔邇者上漸欲其我遠

易親者惟恐其不我疏交相蔽矣令公起家晉國端方沈毅精心經術有西河之遺風其與宣人士無廢禮亦無浮禮贄課有時進退有序及數子之被簡異而衆罔不帖然服以爲知言之數子束修祓慮卽質疑辯難不輕跡縣大夫之庭庶交相重也以交相成于是衆罔不瞿然顧化而比歲巧援虛亢之蔽爲一廓如焉士四民之首也士風正則民俗端孔子之告單父宰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單父所與友事十一人孔

子謂可以舉善夫舉善而致之君此人臣之上
績也在漢盛時益部有中和樂職之詩四子講
德之傳其所爲中雅叶律嘽緩舒繹者吾不知
數子之詠歌眎昔何如于以布循吏之質敏用
宣皇化之醇流要非爲私惠而不歸德者也令
公之爲美政于宣則有鄉先生蔡觀察識其大
者予小子固宣士也知令公之所爲造士者而
已矣異日司衡有用經術高第推擇而爲我
明天子之九卿也者必吾宣令公也夫

贈日者連生小序

沈君君典居約時重然諾叩其門不能以無爲
解竟用破產裕如也時時杖馬箠過金陵吊六
朝遺跡或登高長嘯四顧而悲人卒莫測之而
豫章連生業日者在金陵肆中名藉甚君典偕
曹耦造焉生按其支干大詫曰是夫也豪俠之
倫必中庸人所睚眦者也已復鼓掌笑曰是必
貴其五運余先生同稍按之起而拊君典之背
曰不然當丁丑魁天下矣越數載爲丁丑則君

典魁天下如連生言余先生者太史公孟麟也
蓋甲戌第二人云梅鼎祚曰余觀連生恂恂好
下人取財不苟居嘗往來貴人間口絕不及貴
人與人譚大都緣數而之于道以成人之美史
所稱嚴君平子言依于孝臣言依于忠庶幾近
之類有道而數隱者也司馬子長上下百千載
表裏人物而爲日者傳若季主輩津津焉味乎
其言卽連生于佗襪祥榮辱之際頗著効所由
君典顯而其于宣城也由訪君典至故具論于

篇嗟夫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天下
事固多如此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終